

黑面包干

德拉伯金娜 著



.652

0

黑西巴干

.....



黑面包干

德拉伯金娜著

叶冬心译

中国书店出版社

1961年·北京

Е. Драбкина

ЧЕРНЫЕ СУХАРИ

根据苏联《新世界》(Новый мир)杂志1959年4月号译出

黑面包干

〔苏〕德拉伯金娜著

叶冬心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940 1/32 3 3/4印张 插页1

1961年1月北京第1版 196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定价(4)0.27元

出版說明

本書是作者叶·德拉伯金娜根据亲身经历写出的关于十月革命初期一系列回忆录的一部分。譯文最先在“世界文学”1960年10月号发表,以后由三联書店刊印单行本,現我社根据三联紙型重印。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9
10		10
11		11
12		12
13		13
14		14
15		15
16		16
17		17
18		18
19		19
20		20
21		21
22		22
23		23
24		24
25		25
26		26
27		27
28		28
29		29
30		30
31		31
32		32
33		33
34		34
35		35
36		36
37		37
38		38
39		39
40		40
41		41
42		42
43		43
44		44
45		45
46		46
47		47
48		48
49		49
50		50
51		51
52		52
53		53
54		54
55		55
56		56
57		57
58		58
59		59
60		60
61		61
62		62
63		63
64		64
65		65
66		66
67		67
68		68
69		69
70		70
71		71
72		72
73		73
74		74
75		75
76		76
77		77
78		78
79		79
80		80
81		81
82		82
83		83
84		84
85		85
86		86
87		87
88		88
89		89
90		90
91		91
92		92
93		93
94		94
95		95
96		96
97		97
98		98
99		99
100		100

目 次

伏尔加河大桥	1
“旅顺口”	4
革命軍人	10
“費尔巴哈派”	16
8月30日	23
向喀山进军!	26
《十二个》	29
一封信	37
“快一些吧!”	45
“我們的篝火……”	51
《一个冬天的童話》	60
黑面包干	67
給同志們和弟兄們	70
向西行进	81
柏林的会面	83
“从前我在这里, 现在我在这里, 将来我仍旧在这里!”	99
噩耗	110

伏尔加河大桥

1918年8月，一个燠热的夜里，我們莫斯科普及軍事教育第一訓練班中队出发往东綫去。

也許，这是我們最后一次走过莫斯科的街道。当时城里人正过着一种空前未有的惶惶不安的生活。虽然時間已經很晚了，但是圣母堂街上軍事委员会大厦的窗子里仍旧灯火通明。四匹馬拖着一辆炮車，迎面走来，一辆載着彈药箱的双輪馬車駛过时发出鱗鱗声。从处女廣場上傳来了口令声，普及軍事教育訓練班正在那里进行夜战演习。

我們一队人当中，有几乎在战壕里度过了整个帝国主义战争时期的老軍人，也有生平第一次离开父母的小伙子。对許多人說来，一切都是新鮮的，环城鉄路上正在編組軍用列車的小車站，夜里裝車的情形，黑暗中听到的战馬嘶鳴，加溫車^①上的板床和

① 原来是貨車，后来生火，改为客車。——譯者，下同此。

敞着的車門，被晨曦照得明亮、在車門外面掠過去的幢幢房屋的屋頂。

過了幾天，我們的火車抵達一個燒毀了的小車站。那是不久前白衛軍在穆羅姆掀起了叛亂，撤退的時候燒掉的。我們在這裡聽到，我們中隊的目的地喀山已經被白匪捷克軍隊占領。敵人离莫斯科更近了。威脅着蘇維埃共和國的危險局勢更嚴重了。

……我們在前進中就投入了戰鬥。

軍用列車駛抵被列車阻塞了的斯維雅斯克車站。右面什麼地方傳來連續不斷的機關槍聲。

斯維雅斯克軍團司令部代表瓦列利·伊凡諾維奇·美日拉烏克，站在月台邊上，揮着一面紅色的小信號旗大喊道：

“指揮員都到我這兒來！”

庫德利雅蕭夫跳下火車，向美日拉烏克跑去。美日拉烏克指着傳來槍聲的東面，向他說了几句什麼。庫德利雅蕭夫握了握美日拉烏克的手，又跳上了加溫車。

火車不停地向前開。走了半俄里以後，我們看見了一座鐵路大橋。槍聲更加清晰了。橋下面，高高的陡岸下面，展開了一道波光閃閃的寬闊水面。啊，伏尔加河！

“白匪要占領這座橋，”庫德利雅蕭夫傳達美日拉烏克的話，“如果放棄了這座橋，那就等於給白匪讓出了通往尼日尼和莫斯科的路。咱們一步也不能

后退。”

他攀上車頂，順着列車跑，通知前后加溫車上的人。

“附近在開火？”有人說。

“不是的，”曾經參加過帝國主義戰爭的老兵彼得·瓦西里耶維奇·卡齊明應聲回答道，“至少在二俄里以外。因為這兒靠近水面，很遠就聽見了。”

這時候，信號槍砰地在附近一節加溫車里響了一聲。列車開始降低速度，但是我們不等車停住，就跳到路堤上，一面跑一面接住機關槍和彈藥箱。

這樣一來我們在莫斯科、清池林蔭道上所受到的、在路上演習時得到鞏固的訓練就有用了！隊伍很快地下了車，我們向傳來槍聲的那一面跑去。

我們在長滿了灌木的野地里跑。左面隱隱約約地現出黑色樹林。右面橫着伏爾加河。

不一會兒工夫，我們看見灌木中向我們移動着的散兵綫。

“準備戰鬥！”庫德利雅蕭夫命令。

步槍的槍門開始噼噼啪啪響。散兵綫越移越近。我們的手指在扳機上顫抖。馬上就要聽到“開火！”的口令了。但是，結果我們聽到的口令却是“停住”。

一群穿着紅軍便服、帶着驚慌神色的人，向我們這面跑。他們臉上現出恐怖。多數的人都丟了步槍。好些人都赤着腳跑。

庫德利雅蕭夫跑去拦住他們。

“站住！怎么一回事？”

“捷克人！”从一些低声的哽咽中听到回答。

要阻止那些奔跑的人，是毫无意义的。我們冲上前去。大約在三百步以外，发生了軍事上所說的“接敌”。我們已經逼近树林了，这时候才看見树木后面現出捷克人的淡藍色軍服。捷克人挺直了身子走着，一面說着笑着，仿佛不是在作战，而是待在遙远的后方，在参加軍事演习似的。他們一边欢呼，一边向桥这方面走来。

我們让白匪捷克人走到相当近的距离以后，开始向他們一齐射击。敌人越是装出傲慢的样子，越是逃得快。

我們被胜利鼓舞着，追赶着白匪，一直追到柳树林旁边狭窄的沿岸地带。几乎是紧靠着水边，豎立着一座敌人已經放棄了的炮垒，炮垒旁边橫倒着一辆行軍炊事車。淡黃的波浪涌上河岸。白色的海鷗在水面上空低低地飞翔。我們后面，在暮靄的蒼白光影里，在伏尔加河的迷雾中，凌空地高聳着那座桥——那座我們現在要不惜牺牲性命来死守的桥。

“旅順口”

我們的第一場战斗，就这样結束了。庫德利雅蕭夫命令我們停下来檢查武器，生行軍灶，煮好粥，

然后和左面邻近的军队建立联系。

我們找邻近的军队，找了很久，最后在离开我們大約二俄里的地方找到了。邻近的军队，虽然号称一团，其实最多只有一百人。他們沒有放步哨，只有几个睡眼惺忪的哨兵担任守卫，这些哨兵連喊都不喊一声就放我們过去了。

要去邻近的军队那里，必須經過一些小树林和一片庄稼尚未收割的田野。當我們問团长在哪里的時候，一个哨兵在一支扔在地上的步枪旁边慢慢地踱着，一面回答道：

“在旅順口，”他指了指离开不远的一間很大的谷物干燥房。

谷物干燥房里傳来了手風琴声。我們走进了房里，可是房里的人連头都不回。那个拉手風琴的，出神地触摸着琴鍵；一个年輕人，穿着衬衫和背带褲子，半合着眼坐在他旁边。銀色的踢馬刺，在年輕人的沾滿灰尘的破皮靴上閃亮，他就是团长。几个紅軍战士，挤在墙脚下的麦秸上——有的已經睡熟，有的很起勁地打牌玩儿。

“你們在享清福嗎？”我們当中的一个人問，“可是，白匪会趁这个时候占領了那座桥哩。”

“占領了桥又怎样！”拉手風琴的应声回答，“我們的枪一声也沒响，就把喀山放棄了……”他接着又使勁地用顫抖音奏出了一支曲子。

“出梅花王牌，”旁边的人說。

“团长同志……”我們当中有人打算說下去。

但是团长仍旧半开半閉着眼睛，无精打彩地罵了一大串話。玩牌的人哈哈大笑起来。

我們窘住了。怎么办呢？

我們只有一件武器，可以用来把这一队不守紀律、看来完全腐化了的紅軍爭取过来。这武器就是坦率的、誠懇的、布尔什維克式的談話！

我們把彈药箱放在谷物干燥房中央。阿略沙·克雷莫夫首先站在箱子上。

“同志們！”阿略沙說話了，“現在我們的情况非常紧急。奴役的魅影已經清清楚楚地呈現在我們面前……”

“那末現在出紅桃王牌吧，”旁边的人說。

阿略沙那張剛出了一些小胡子的光洁的臉上，泛出了紅暈。

“同志們！”他接着說，“难道咱們不能够保卫自己嗎？难道咱們又要把自己的自由、自己的土地、自己的工厂和銀行一起送給資本家不成？”

阿略沙停頓了一下。拉手風琴的人明明是故意地开玩笑，开始奏《瑪露霞》，一面合着音乐唱道：

“救我也好，不救我也罢，我对生命沒有牵挂……”

“莫斯科人打发我們走的时候，”阿略沙声音洪亮地演讲，“對我們說：‘出发吧，把胜利带回来。你們如果不能够带回来胜利，就别回来啦，宁可让别人运

回来你們的棺材和尸体。’說这話的那些人，已經餓得站不住了，但是仍旧紧握着革命的旗帜……”

拉手風琴的仍旧在触摸着琴鍵，墙脚下的那些人仍旧在兴致勃勃地玩牌。但是，現在从一些人的臉上已經可以看出：他們正在留心听演說。

“我們革命，并不是要把祖国交在暴徒們的手里，”阿略沙說，“我們应当說，現在我們社会主义祖国的情况很是危險，我們必須为了拯救苏維埃俄国进行斗争。紅軍战士們，你們应当英勇地拿起武器来。革命的目的，并不是要让每个人捞一点什么，也不是要让每个人在自己家里享福。不是的！革命的目的是：要使每一个工人和农民觉醒，头脑清醒过来，对自己說：‘我以前一直像一条蛆虫似的活在世上，現在才清醒过来，我不是沙皇和資本家的奴隶，而是苏維埃共和国的公民，是工人階級的儿子，我必須献出自己全部的力量和热血，为工人階級和农民服务！’”

这时第一次听到了掌声。現在輪到薩沙·索倩金說話了。他是一个身体瘦削、长着淡黃头发的小伙子，是維雅特卡河一带的人，在半路上加入我們的队伍的。这一首两个工人對話体的詩，也許是他自己編的，也許是他背出来的，不論是在加溫車里，或是停在站上的时候，朗誦起来总受到听众們的欢迎。

薩沙开始用不大自然的尖細嗓子朗誦道：

同志，今天首长召我去参军，
叫我去打仗。
但是，我的性命，……我会不得性命，
我不愿受伤。
假使，为了别人的自由和幸福，
我竟然牺牲了自己，
那末，我生前何必宝贵那一切，
何必去管菜园里有没有雨？

这时候，薩沙装出另一个人的声音，昂然抬起了头。

同志，你要知道，你说这话没有胆量，
你不配享受战士的荣誉。
你真可耻呀！瞧，自由在怎样发光，
它的光是多么柔和、美丽。
那些可怜的胆小鬼应该受到诅咒，
他们在最后压力下吓得发抖，
将来又永生永世受到奴役和迫害，
面对着牢狱、死刑和悲哀……

薩沙把紧握着的拳头举在头顶上空，念出了最后的几句：

拿起武器来，同志，勇敢地前进，
为了幸福，我们团结起来，求得再生！
不论是在风暴中，在苦难里，
你放心吧，再生的人绝不会死！

薩沙每朗誦一段詩，我們和這些紅軍戰士之間的隔膜就仿佛融化了一部分。逐漸有更多的人露出了关心的神情。拉手風琴的放下了琴。團長睜開昏昏欲睡的眼睛。玩牌的人扔下紙牌，向薩沙轉過身去。

後來，我們和紅軍戰士一起圍坐在麥秸堆上，喝那用樹林中野草泡的香噴噴的“茶”，一面談莫斯科的見聞，談最近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莫斯科蘇維埃召開的會議，一面听我們的主人談他們的經歷。

他們原來屬於沙皇軍隊的殘部布良斯克團。政府簽訂了和約以後，大部分人都紛紛回家去了，其餘的人則被編進了紅軍。但是，這時候司令部里有些人已經忘記了這一個團，於是這一團人就自由自在地從警備隊駐守的這一個小城市轉移到那一個小城市，後來到了喀山，再由喀山來到這裡，來到斯維雅斯克郊區。在這一段時期里，他們保留着沙皇時代軍隊的傳統，管團隊所住的每一處營房都叫“旅順口”^①。

“同志們，‘旅順口’是什麼意思？”我們聽完了這段故事以後，阿路沙開始問，“‘旅順口’使人想起了戰敗和叛變。可是現在，同志們，我們必須打勝仗，並且只能打勝仗。所以，我們要把‘旅順口’改為‘新旅順口’。誰贊成？好，一致通過了。”

① 自從沙皇軍隊在旅順口敗北（1904年）以後，軍隊中就稱那些遭到了慘敗或發生過叛變的部隊所駐扎的地方為“旅順口”。

这样一来，这一間沒有人知道的谷物干燥房就改名字叫“新旅順口”了。从此以后，它就用这个名字出现在情报和战报上。如果誰保存有当时在喀山近郊作战的左岸軍团的軍事地图，那末可能在这些地图上看到一个小圓圈儿，旁边写着这个局外人所意想不到和不可理解的名稱。

革命軍人

那些天，夜里总是黑沉沉的，沒有一点星光。天将破曉的时候，伏尔加河上复了一层濃密的霧幕。天气轉寒了。我們沒有生篝火，大伙儿都冷得牙齿打战，彼此紧挤在一起，計算再过几分钟黑夜可以結束。最后，天开始露出蒼白色，迷雾一团团地升起，东方射出了琥珀色的光芒，而那座橫跨伏尔加河的大桥就在这背景中衬托出了它那淡淡的輪廓。

那天早晨，我們的岸上很沉寂。但是，后来桥上現出了一些模糊的小綫条。它們逐漸移近，变成了一群騎馬疾馳的人，飞快地跑过桥去。

一个女人，穿着士兵的軍便服和深藍与淺藍格子的寬大裙子，騎着一匹黑馬在前面飞奔。她很輕捷地跨在鞍上，雄赳赳地在耕过的田野里馳騁。黑色的泥块，在馬蹄底下飞溅起来。这是偵察队队长拉利沙·列伊斯涅尔。她騎在馬上，一張漂亮的面龐被風吹得通紅。她的眼睛是淺灰色的，結在后脑

勺上的栗色辮子散了，头发披在鬓角底下，高高的、白淨的脑門上横着一道严肃的皺紋。

拉利沙·列伊斯涅尔带着配屬偵察队的国际营的一連战士。他們正赶着去偵察情况。这些人談話的时候，一会儿說半通不通的俄語，一会儿說匈牙利語，一会儿說德語，一会儿說捷克語。后来，他們通过了決議——进行战斗偵察，捕捉一个“舌头”，派偵察兵到敌人的后方去……

我們时而偵察，时而战斗。战斗就其規模說，并不特別巨大，可是非常激烈。

許多喀山本地的共產黨員和工人，偷偷地越過前綫来到我們这里。他們談到白匪那些駭人听闻的兽行——大規模地逮捕群众，不經過审讯就枪毙或絞杀他們。喀山對我們本来是一个陌生的城市，几乎所有的人都只是从古老的民歌中知道它的名字，可是，現在我們索性把它想像成一个古堡，我們的弟兄正在那里受苦，他們的生命全系在我們身上，看我們是否有决心击败敌人。

我們有一次在战斗中捉到一个俘虏，把他押到“新旅順口”，現在这地方已經有些像伏尔加河附近各作战部队的集合点了。俘虏是一个中学生，平板的臉显得蒼白，两只耳朵又大又紅，看上去像是一只蝙蝠。

有时候是早晨，有时候是傍晚，根据战斗情况而变化，我們屋子里聚集了許多人，“从对岸”来了許多